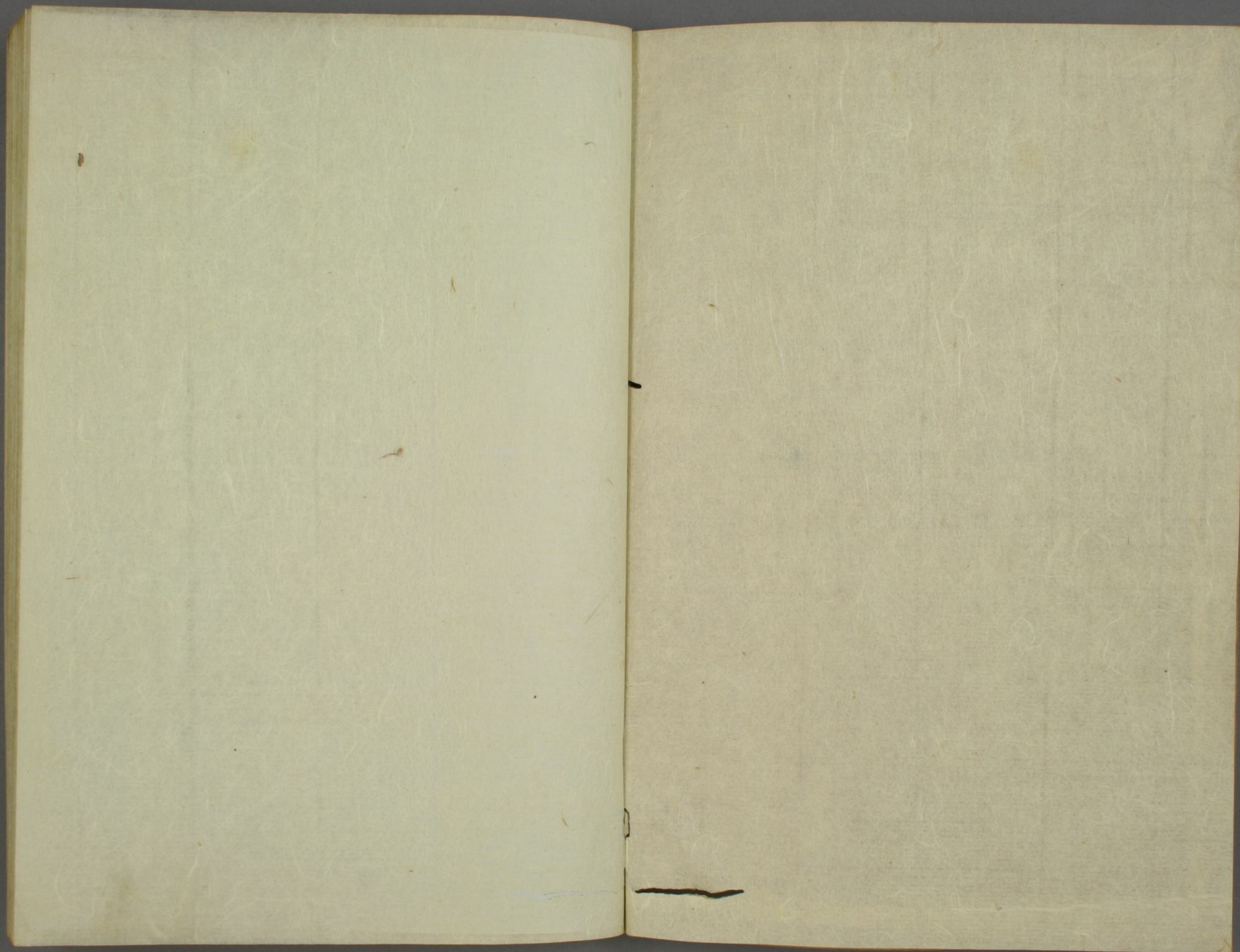


古今法書苑

十一
二一

112
49
7





特
49
7



古今法書苑卷之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甫編 雲間王乾昌伯元甫校
四之品三

張懷瓘書品

能品

漢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官至京兆尹善古文傳
之子吉吉傳其生杜鄴鄴傳其子林吉子靖字伯松
博學文雅過於子高二王以來古文之學益絕子高
精勤而習之其後杜林衛密爲之嗣子高好古博雅
有緝熙之美焉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河南太守雅工史書規模趙高時稱其妙後以罪棄市

後漢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官至中郎將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總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孟堅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章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

爲篇目故曰滂熹篇言滂沱大盛也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明帝使孟堅成父彪所述漢書永平初受詔至章帝建初二十五年而成以竇憲賓客繫於洛陽獄卒年六十三大小篆入能

徐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草班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已立名自人成後有蘇班亦平陵人五歲能書甚爲張伯英所稱歎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官至太尉南閣祭酒少好古學喜正文字尤善小篆師模李斯甚得其妙作說

文解字十四篇萬五百餘字疾篤令子冲詣闕上之
安帝末年卒

羅暉字叔景京兆杜陵人官至羽林監桓帝永壽年
卒善草著聞三輔張伯英自謂方之有餘與太僕朱
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朱賜亦杜陵
人時稱工書也

趙襲字元嗣京兆長安人爲燉煌太守與羅暉並以
能草見重關西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與張芝素相
親善靈帝時卒燉煌有張越仕至梁州刺史亦善草
書

毛弘字大雅河南武陽人服膺梁鵠研精八分亦成
一家獻帝時爲郎中教於祕書建安末卒

衛覲字伯儒河南安邑人官至侍中尤工古文篆隸
草體傷瘦筆跡精絕魏初傳曰古文者篆出於邯鄲
淳伯儒嘗寫淳古文尚書還以示淳淳不能別年六
十二卒伯儒古文小篆隸書章草並入能子孫皆妙
於書

左伯字子邕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弘等列小異
於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尤能作紙漢興用紙代簡至
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邕尤得其妙故蕭子良答

王僧虔書云子邕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然子邕之八分亦猶斥山之文皮東北之美者也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善小篆官至侍御史年六十一卒孔融與子綱書曰前勞筆跡乃多爲篆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觀其人融之此言不易得而紘之小篆時頗有聲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官至別部司馬工章草擅名一時字勢甚峻猶楚共王用刑失節不合其宜吳人以皇象方之五原范曄云超草書妙絕

崔寔字子真瑗之子也博學有俊才爲五原太守善章草雅有父風良冶弓裘斯焉不墜張茂先甚稱之李式字景則江夏鍾武人官至侍中衛夫人之猶子也甚推其叔母善書右軍云李式平南之流亦可比庾翼咸熙二年卒年五十四隸草入能又許靜民善題宮觀額得方直之體其草稍乏筋骨亦景則之亞也

楊肇字季初滎陽宛陵人官至折衝將軍荊州刺史工於草隸咸寧元年卒潘岳誄云草隸兼善尺牘必珍翰動若飛紙落如雲亦猶其茂百能自通借餘光

於蘇代安仁之誅抑其然乎季初隸草入能

晉齊獻王攸字大猷河內人武帝母弟善天牘尤能
行草書蘭芳玉潔竒而且古才望出武帝之右帝用
荀勗言出都督青州上道憤怒嘔血咸寧四年卒年
三十六草行入能

王導字茂弘瑯邪臨沂人祖覽父載導行草兼妙然
踈柯迴擢寡葉危陰雖質有餘而才不足元明二帝
並工書皆推難於茂弘王愔云王導行草見貴當世
咸寧五年卒年六十四行草入能有六子恬洽書皆
知名

呂忱字伯雍博識文字撰字林五篇萬二千八百餘
字字林則說文之流小篆之工亦叔重之亞也

張彭祖吳郡人官至龍驤將軍善隸書右軍每見其
緘牘輒存而玩之夷齊雖賢若仲尼不言未能高舉
亦猶彭祖附青雲之士不泯於茲

韋弘字叔思位至原州刺史弟季字成爲平西將軍
善隸書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度卽六世祖祖畿魏僕射
父恕幽州刺史並善行草預博學官至鎮南將軍當
陽侯父祖三世善草書時人以衛瓘方之稱杜預三

世焉

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官至太保咸寧四年卒年八十餘工於藁草時人珍之一本云穎考善草書甚有古質少於風味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是之謂乎

傅玄字休奕北地范陽人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休奕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直不容人之短舉秀才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善於篆隸見重時人云得鍾胡之法休奕小篆隸書入能時王允之善草隸官至衛將軍又張嘉字子勝善隸書羊欣云嘉師於鍾氏勝王羲之在臨川也官至光祿

大夫時又有皇甫定年七歲善史書從兄謚深奇之劉召字彥祖彭城人官至御史中丞遷侍中善篆工飛白雖不及張毛亦一時之秀作飛白勢永和八年卒小篆飛白入能柳詳亦善飛白彥祖之亞也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官至長山令女爲皇后贈光祿大夫晉陽侯善隸書法於鍾氏狀貌似而筋骨不備永和三年卒年三十九隸草草入能衛臻陶侃之亞也

王恬字敬預導之子官至後將軍會稽內史工於草隸當世難與爲比永和五年卒年三十六又張翼善

隸書尤長於臨做率性而運非有工劣於敬預也時戴安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雞子汁沒白瓦屑作鄭玄碑文自書刻之文既奇隸書亦妙絕又有康昕亦善隸書王子敬常題方山庭殿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爲謝居士題畫以示子敬子敬歎能以爲西河絕矣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至臨沂令

庾翼字稚恭潁川鄱陵人明穆皇后弟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善草隸書名亞右軍兄亮字元規亦有書名嘗就右軍求書逸少答云稚恭在彼豈復假此嘗復以草草答亮亮示翼翼乃大服因與王書云吾昔有

伯英草草十紙因喪亂遺失嘗謂人曰妙跡永絕今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永和九年卒年四十一

王脩字敬仁濠之子也著作郎善隸求右軍書乃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始王道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盛尚書宣示帖過江後與右軍右軍乞敬仁敬仁亡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遂以入棺殷仲堪亦敬仁之亞也

韋昶字文休兄誕涼州刺史庾之玄孫官至潁州刺史散騎常侍善古書大篆見王右軍父子書云二王

未足知書也。又妙作筆，子敬得其筆，稱爲絕世。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父泰，曄官至太子詹事，工於草隸，小篆尤精。師範羊欣，不能雋拔。永嘉二年，伏誅。時諸葛長民亦善行草，論者以爲曄之流也。長民官至前將軍，義興八年，伏誅。又張休善隸書，初羊欣愛子敬正隸法，共崇仰以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改之，世乃大行。休字弘明，官至豫章太守。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行草連罔盡，望勢不斷絕。雖無竒峰壁立之秀，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

法羊欣，風流媚態，殆欲不減，而筆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然上方琳之不足下，方范曄有餘，論之於玄玄，蓋緇緇間耳。孝建二年卒，年五十。時有丘道護，善隸書，便書素。時司馬珣之爲吳興，羊欣弟倫爲臨安令，欣至吳興，看弟珣之，乃以道護素書浴神賦示欣，欣欣嗟咨其工，以爲勝已。道護，烏程人，官至相國主簿。時有張昶，亦善草書，官至征北將軍。

○齊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善草書，寫好不已。祖述子敬，稍乏風骨。嘗與王僧虔賭書，書畢曰：

誰爲第一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
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然太祖與簡穆賭書亦猶雞
之搏狸不自知量力也年五十六太子願字宣遠亦善書願子綸
字世調多才藝善隸書始變古法甚有娟好過諸昆
弟綸子確字仲正才兼文武甚工草隸爲侯景所殺
○謝朓字玄暉陳留人官至吏部郎中風華黼藻當時
獨步草書甚有聲卓絕殊流如薄暮川上餘霞照人
春晚林中飛花滿目詩云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是之謂矣顏延之亦善草書乃其亞
也

梁武帝姓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中都里人丹陽尹
順之之子好草書狀貌亦古乏於筋力既無奇姿異
態有減於齊高矣年八十六崩子綱綸繹並有書名
○庾肩吾字叔慎新野人官至度支尚書才華既秀草
隸兼善累紀專精徧探名法可謂瞻聞之士也變態
殊妍多慙質素雖有奇尚于不稱情乏於筋力文勝
質則史是之謂乎嘗作書品亦有佳致天寶元年卒
肩吾隸草入能子信亦工草書時有殷鈞范懷約顏
協等並善隸書有名於世矣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隱居丹陽茅山善書師祖鍾

王采其氣骨然時稱與蕭子雲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其真書勁利歐虞徃徃不如隸行入能

北周王褒字子深瑯邪臨沂人曾祖儉齊侍中太尉祖騫梁侍中父規並有重名子深官至司空工草隸師蕭子雲而名亞子雲躡而蹤之相去何遠雖風神不峻亦士君子之流也

隋永興寺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喜之工書銘石甚爲瘦健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夫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而非猛虛張

誇耀毋乃小人儒乎果隸行草入能時有僧述僧特與果並師智永述困於肥鈍特傷於瘦怯

唐漢王元昌神堯之子也尤善行書金玉其姿挺生天骨襟懷宣暢灑落可觀藝業未精過於奔放若呂布之飛將或輕於去就也諸王仲季並有能名韓王曹王卽其亞也曹則妙於飛白韓則工於草行魏王魯王卽韓王之倫也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習右軍之法脂肉頗多骨氣微少脩容整服上有風流可謂堂堂乎張也玄宗甚愛其書懷素先君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

或馮先君書之高曾與人書十五紙先君戲換五紙以示高不辨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張公也終不能辨宋令文曰力則張勝態則高強有人求高書一屏障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書與僕類可往求之先君乃與書之自任潤州湖州筋骨漸備比見蓄者多謂爲褚後任申邵等州體法又變幾合於古矣陸柬之爲高書告身高常嫌之不將入帙後爲鼠所傷持示先君曰此鼠甚解正臣意耳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隸行草入能

裴行儉字守約河東人官至兵部尚書工草行及章草並入

能若縉紳之士其貌偉然華衮金章從容省闈

王知敬洛陽人官至太子家令工草及行尤善章草入能膚骨兼有戈戟足以自衛毛翮足以飛翻若翼大略宏圖摩霄殄寇則未奇也房僕射玄齡與此公同品房行草亦風流秀穎可與亞能又殷侍御仲容善篆隸題署尤精亦王之鴈行也

宋令文河南陝人官至左衛中郎將奇姿偉麗身有三絕曰書畫力尤於書備兼諸體偏意在草甚欲究能翰簡翩翩甚得書之媚趣若與高卿比權量力則翽忌之類徐公也

王紹宗字承烈江都人父脩禮越王友道雲孫也承烈官至祕書少監清鑒遠識才高書古祖述子敬欽羨東之其中年小真書體象尤異沈邃堅密雖華不逮陸而古乃齊之其行草及章草次於真晚節之草則攻乎異端度越繩墨薰蕕同器玉石兼儲若以敗爲瑕筆乖其旨嘗與人云鄙夫書翰無功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清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於後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比虞君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眠布被中恒手畫腹與余正同

也阮交州斷割不足陸大夫蕪穢有餘此公尤甚於陸也又曾謂所親曰自恨不能專功褚雖已過陸猶未及承烈隸行章草入能兄嗣宗亦善書况之二陸則少監可比德於平原矣

孫虔禮字過庭陳留人官至率府錄事參軍博雅有文章草書憲章二王工於用筆雋拔剛斷尚異好奇然所謂少功用有天材真行之書亞於草矣嘗作運筆論亦得書之旨趣與王祕監相善王過於遲緩公傷於急速使二子寬猛相濟是爲合矣雖管夷吾失於奢晏平仲失於儉終爲賢大夫也過庭隸行入

能草入妙

薛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書學褚公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可爲河南公之高足甚爲時所珍尚雖似范曄之口才終畏何曾之面質如聽言信行亦可使爲行人觀行察言或見非於宰我以罪伏誅稷隸行入能草書亦其亞也

盧藏用字子潛京兆長安人官至黃門侍郎書則幼尚孫草晚師逸少雖闕於工稍閑體範八分之製頗傷踈野若况之前列則有奔馳之勞如傳之後昆亦有規矩之法子潛隸行草入能自陳遵劉穆之起濫

觴於前曹喜杜度激洪波於後羣能間出角立挺拔或祕像天府或藏器竹帛雖經千載歷久彌珍並可耀乎祖先榮及昆裔使夫學者發也開華靈心警悟可謂琴瑟在耳貝錦成章或得之於齊或失之於楚足爲龜鏡自可韋弦此皆天下之聞人入於品列其有不遭明主以展其材不遇知音以揚其業蓋不知矣亦猶道雖貴必得時而後動有勢而後行况瑣瑣之字哉

評

味 蓋一味之嗜五性不同殊音之發契物斯失方類

相襲且或如彼况書之臧否情之愛惡無偏乎若
毫釐較量誰驗準的推其大率可以言詮觀昔賢
之評書或有不當王僧虔云亡從祖中書令筆力
過子敬者君子周而不比乃有黨乎梁武帝云鍾
繇書法十有二意世之書者多師二王元常逸跡
曾不睥睨競巧趣精殆同機神逸少至於學鍾
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音夏習不
能無異子敬之不逮真亦劣章草然觀其行草之
會則神勇蓋世况之於父猶擬抗衡比之鍾張雖
勅敵仍有擒蓋之勢夫天下之能事悉難就也假

藝

如效蕭子雲書雖則童孺但乃至數日見者無不
云學蕭書欲窺鍾公其墻數仞罕得其門者小王
則若驚風拔樹大力移山其欲效之立見僵仆可
知而不可得也右軍則雖學者日勤而體法日遠
可謂鑽之彌堅仰之彌高其諸異乎莫可知也已
則優劣斷矣右軍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衡或
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又云吾真書勝鍾草故減
張羊欣云羲之便是少推張草庾肩吾云張功夫
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
及張天然過之張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懷素以

爲杜草蓋無所師鬱鬱靈變爲後世楷則此乃天然第一也有道變杜君草體以至草聖天然所資理在可度池水盡墨功又至焉太傅雖習曹蔡隸法藝過於師青出於藍獨探神妙右軍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進退憲章耀文含質推方履度動必中庸英氣絕倫妙節孤峙然此諸公皆籍因循至於變化天然何獨許鍾而不言杜亦由杜在張前一百餘年神蹤罕見縱有佳者難乎其議故世之評者言鍾張夫鍾張心悟手從動無虛發不復脩飾有若生成二王心手或違

因斯精巧發葉敷華多所點綴是知鍾張得之於未萌之前二王見之於已然之後然庾公之評半有焉故韋文休云二王自可未能足之書也或此爲累然草隸之間已爲三古伯度爲上古鍾張爲中古羲獻爲下古王僧虔云謝安殊自矜重而輕子敬之書嘗爲子敬書嵇中散詩子敬或作佳書與之謂必珍錄乃題後答之亦以爲恨或云安問子敬君書何如家君答云固當不同安云外論殊不爾又云人那得知此乃短謝公也半欣云張字形不及古然自不如小王虞龢云古質而今妍數

之常愛妍而薄質，人之情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研質之殊？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並以小王居勝，達人通論，不其然乎？羊欣云：右軍古今莫二。虞龢云：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筆絕，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澤，婉轉妍媚，乃欲過之。王僧虔云：獻之骨勢不及父，媚超過之。蕭子良云：崔張以來，歸美於逸少，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過之。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猶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羲獻無之，並有得也。夫推輪爲大輅之始，以推輪之朴

不知大輅之華，蓋以拙工豈以文勝質？若謂文勝質，諸子不逮周孔，復何疑哉？或以法可傳，則輪扁不能授之於子，是知一致而百慮，異軌而同途。鍾張雖草創稱能，二王乃差池稱妙。若以居先則勝，鍾張亦有所師，固不可文質先後而求之。蓋一以貫之，求其合天下之達道也。雖則齊聖躋神，妙各有最。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惟獨右軍次至大令。

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龍盡美矣又盡善也然此五賢各能盡心而躋於聖或有侮之亦猶日月之蝕無損於明白雲在天瞻望悠邈固同爲終古獨絕百世之模楷高步於人倫之表棲遲於墨妙之門不可以規矩其形律呂其度鵬搏龍躍絕跡霄漢所謂得玄珠於赤水矣其或繼書者雖百世可知然史籀李斯卽字書累業之祖其所製作並神妙至極蓋無等夷八分書則伯喈制勝出世獨立誰敢比肩至如崔及小張韋衛皇索等雖則同品不居其最並不備載較量然

各峻彼雲峰增其海派使後世資瞻仰而露潤焉趙壹有非草之論仍笑重張芝書爲祕寶者嗟夫道不同不相爲謀夫藝之在已如木之加實草之增葉繪以衆色爲章食以五味而美亦猶八卦成列八音克諧聳聳之人不知其謂若知其故耳想心識自該通審其不知則聳聳者耳度尚書以臧否相推而列九品升阮研與衛瓘索靖韋誕皇象鍾會同居第三等此若棠杜之樹植橘柚之林又抑薄紹之與齊高帝等三十人同爲第七等亦猶屈鹽梅之量處椽屬之伍李夫人以程邈居第一品

且書傳所載程勅爲隸法其於工拙茂爾無聞遺
跡又無何以知其品第又云梁氏石書雅勁於韋
蔡以梁比蔡豈不懸絕又張昶伯英之弟妙於草
隸八分混兄之書故謂之亞聖衛恒兼精體勢時
人云得伯英之骨並居第四仍與漢王同流又黜
桓玄謝安蕭子雲釋智永陸柬之等與王知敬同
居第五若此數子豈與埒能嗜好不同又加之以
言況可盡之於剛柔消息貴乎適宜形像無常不
可典要固難評也蕭子雲言欲作二王論草隸法
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又云頃得書意轉深點畫之

間所言不得盡其妙者事事皆然誠哉是言也藝
成而下德成而上然書之爲用施於竹帛千載不
朽亦猶愈沒沒而無聞哉萬事無情勝寄在我苟
視跡而合趣或染翰而得人雖身沈而名飛冀托
之以神契每見片善何處如之懷瓘恨不果遊目
天府備觀名跡徒勤勞乎其所未聞祈求乎其所
未見今錄所聞見粗如前列學慙於博識不迫能
繕竒纘異多所未盡且如抱絕俗之才孤秀之質
不容於世夫復何恨故孔子曰博學深謀而不遇
者衆矣何獨丘哉然識貴行藏行忌明潔至人晦

跡其可盡知。開元甲子歲，廣陵臥疾始焉。草創其觸類生變，萬物爲象。庶乎周易之體也。其一字褒貶，微言勸戒，竊乎春秋之意也。其不虛美，不隱惡，近乎馬遷之書也。冀其衆美以成一家之言。雖知不知在人，然獨善之，與兼濟取捨其爲孰多。童蒙有求，思盈半矣。且二王旣沒，書或在茲。語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何不備能而後爲評。歲泊丁卯，荐筆削焉。

趙侯繫論

昔犧后作易，周公制禮，孔父脩雅，豈徒異之而已。

將實大造化之根，出君臣之義，考風俗之正耳。若三聖不作，則後王何述。故天地非伏羲不昭，長幼非周公不序，雅頌又非孔子不列矣。是三聖者所謂能弘其道而由之也。茲又論夫文字發軔，牋翰殊出本於其初，以迄今代三千餘載，眇然難知，而書斷之爲義也。開我后之所好，述古能以方之，不謂其智乎。較前人之得失，陳清頌以別之，不謂其白乎。體物備象，有大易之制，紀時錄號，同春秋之典。自古文逮草跡，列十書而詳其祖，首神品至能筆，出三等而備厥人。所謂執簡之太素，含毫之萬

象申之宇宙能事斯畢矣若是夫古或作之有不
能評之評之有不能文之今斯書也統三美而絕
舉成一家以孤振雖非孔父所刊猶是比明同事
偉哉獨哉君哉臣哉前載所不述非夫人之能誰
究哉

古今法書苑卷之十一 終

古今法書苑卷之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甫編 雲間王乾昌伯元甫校
四之品四

朱長文書品

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書
之爲教古者以叅於禮樂惡可置哉自秦變六體漢
興有章草英儒相承故得不廢浸興於西京曹魏之
際而極盛於晉宋隋唐之間窮精殫妙變態百出無
以尚矣當彼之時士以不工書爲耻師受家習能者
益衆形於簡牘耀千金石後人雖相去千百齡得而

閱之如揖其眉宇下至于五代天下罹金革之憂不
遑筆札神宋受命聖聖繼明雲章神翰藝出天縱炳
如日月發如龍鸞天下多士向風趨學間有俊哲自
爲名家古文則郭忠恕句中正篆籀則徐騎省邵諫
章文直分隸則王原叔真草則楊少師王御史李西
亭宋宜憲石曼卿周子發蘇子美蔡君謨咸有遺跡
可以觀述雖然學者猶未及晉唐之間多且盛者何
也蓋經五季之潰亂而師法空傳就有得之秘不相
授故志於書者既無所宗則復中止是以然也夫書
者英傑之餘事文章之急務也雖其爲道賢不肖皆

可學然賢者能之常多不肖者能之常少豈以賢者
能之而不肖者遽棄之不事哉若夫尺牘敘情碑板
述事惟其筆妙則可以珍藏可以垂後與文俱傳或
其繆惡則旋即棄擲漫不顧省與文俱廢如之何不
以爲意也予雖不能每悵然爲之嘆息於是集古今
字法書論之類爲墨池編其善品藻者得三家焉曰
庾肩吾曰李嗣真曰張懷瓘而懷瓘者爲備然自開
元以來未有紀錄而唐初諸公或雖有其傳而事迹
缺略或未嘗立傳於此編爲缺於是用懷瓘品例綴
所聞見斷自唐興以來以至於本朝熙寧之間作續

書斷庶近時抱藝君子於此具見而不學者觀之亦思勉焉其所缺漏當嗣而益諸熙寧七年八月六日瀟溪隱夫序

續書斷卷上

書品論

宸翰述

神品三人

顏真卿

張長史

李陽冰

妙品十六人

唐太宗

虞世南

歐陽詢

歐陽通

褚遂良

陸柬之高正臣附

徐嶠之

徐浩

釋懷素懷仁附

沈柳公權

沈傳師

韓擇木

徐騎省

弟錯及李無惑附

石曼卿

蘇子美

蔡君謨

品書論

昔庾肩吾定張芝至于法高一百二十有八人為九品李嗣真錄李斯至于張正見八十一人為十等其間有兩存者有互見者網羅前哲固已博矣然肩吾梁人也其去羲獻未遠其所評遠者必有據依近者皆所親見而嗣真得承群賢之緒餘而又益以隋唐

之近迹故可以錙銖以權之尺寸以度之列爲數品
然大繁則亂其升降失中者多矣其說止於題評譬
喻不求事實虛言潤飾孰爲準繩至張懷瓘乃討論
古今自史籀至于唐之虛藏用爲神妙能三品人爲
一傳兼王表之評庾李之品而附之以名字郡邑爵
位之詳品簡則易推事明則可考此足爲學者之便
也然或失於折衷或傷於鄙俚而敘古人之行事未
備其猶病諸予欲不踵懷瓘別爲一書然自度僻處
而去古益遠其所見聞皆不及懷瓘之博且詳也雖
復增損其能甚異哉於是續而補之自隋以前能書

者雖懷瓘所不錄而雜見於庾李書中嘗竄述書賦
迹絕難考此不復載也懷瓘開元中嘗爲翰林供奉
工書之外無聞焉此謂神妙能者以言乎上中下之
號而已豈所謂聖神之神道妙之妙賢能之能哉就
乎一藝區以別矣傑立特出可謂之神運用精美可
謂之妙離俗不謬可謂之能据所傳觀精爲著定苟
好惡之異商榷之差以俟來哲然同品之間因有優
劣覽之可以自知焉

宸翰述

神宋之興自太祖震神武敷至仁以大定天下又能

敦尚文雅者儒宿德置於廊廟英髦麗藻列於禁掖
然於翰墨之學固未遑暇太宗方在躍淵留神墨妙
斷行片簡已爲時人所寶及旣即位區內砥平朝廷
^暇燕寧萬機之暇手不釋卷學書至於夜分而風與如
常以生知之敏識而繼博學之不倦功倍前古體兼
數妙英氣可采飛動超舉聖神絕藝無得而名焉帝
善篆隸草行飛白八分而草書冠絕嘗草書千文勒
石於秘閣又八分千文及大飛白數尺以頒輔弼當
世工書者莫不歎服上嘗語近臣曰朕君臨天下亦
有何事於筆硯特中心好耳江東人能小草黑召詰

之殊不知向背也小草字學難究飛白筆勢空工吾
亦恐自此廢絕又益深慮諸法之缺墜而勤勞以興
之也始卽位之後募求善書者許自言於公車置御
書院首得蜀人王著以爲翰林侍書時呂文仲爲翰
林侍讀與著更宿禁中每歲九月後夜召侍書侍讀
及侍詔書藝於小殿張燭令對御書字亦以詢採外
事常至乙夜而罷是時禁庭書詔筆跡不變刻五代
之蕪謬而追盛唐之舊法粲然可觀矣又嘗余徐鉉
句中正刊定許慎說文正天下字學六書之義乃得
不廢以隆于今又嘗閱於內府購於天下自漢章帝

至唐太宗高宗書及古昔名臣蒼頡張芝鍾繇杜預
東晉王謝唐褚陸顏柳之徒與王羲之王獻之墨跡
並勒石為法帖十卷以賜近臣後二府大臣初拜者
皆賜之遂傳天下學者得以師法自古帝王好藏書
者有之矣然徒寶惜獨善而不能兼唐文帝可謂誼
主猶且擇甚愛者藏之於陵墓其次者函之於宮掖
後卒為奸臣盜賊所得以至干堙滅吁可惜哉未有
如吾太宗聖謨閎遠者也至于宸翰亦以藏之天下
名山勝地為慮深矣逮童聖朝哀次遺墨其宣于龍
圖閣太清樓祕閣御書院及賜于名山祠廟者凡數

千卷軸真宗睿文精義窮幾人神適紹先誨沈研古
藝宸毫煥發形於翠琰者凡九十編實在天章以永
來世仁廟往在東朝已志於書真宗嘗以示大臣及
於臨御因閱視先帝靈几有木皮飛白筆偶取作字
筆力道邁如素習者乃置書神位又以頒賜執政由
是墨法日進發奇振華雲龍相從鸞鳳交舞無以喻
之享國四紀未嘗輟功榜于先廟標于總章凡侍從
儒學之臣皆拜貺于上蓋飛白之法始于蔡邕工於
羲獻蕭子雲而大盛於二聖之間自古飛白罕有傳
者惟先帝興之於已隆永耀於將來厥惟艱哉英宗

建寶文以奉之用踵故事可謂美矣憲文自居藩邸
及踐宸極以嚮儒好學稱天下今天子潛精六經通
達洞邃宿儒老學懽服天辨臣以病隱不與縉紳接
未獲細聞天縱之奇能也自從親至干舒每有青詞
祈謝靈仙竊觀御名出於宸筆氣嚴法備迹婉勢適
觀於一字且如此况觀之多則妙可知也嘗觀自古
君天下者功成則志逸治久則氣驕至于恣畋遊適
聲色窮天下之欲極天下之樂以至太甚而階危亂
者多矣惟本朝累聖威瞻八荒恩被萬物而未嘗親
逸欲之事田無車馬之音下無殊麗之求卑宮室儉

服用垂拱豐裕惟六經百氏篇章論議諸家法帖是
務過於寒儒者之爲益堯舜之睿明文武之齊聖夫
何足以尚已今臣纂述書斷豈敢抑居品列謹直述
以首篇布云

神品三人

顏真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七世從孫也系出瑯琊
世載名德天寶末拜平原太守羯胡構亂河朔諸郡
皆陷賊獨平原堅守與其兄果卿以討賊爲事援絕
力窮乃趨行在事肅宗不畏於李輔國魚朝恩事代
宗不阿於元載事德宗不悅於盧杞擯斥流離未嘗

寧處卒爲姦雄所擠以禦叛虜秉節就死年七十六
位太子太師謚曰文忠唐世皆謂之魯公不敢名云
嗚乎魯公可謂忠烈之臣也而不居廟堂宰天下唐
之中葉卒多故而不克興惜哉其發於筆翰則剛毅
雄特體嚴法備如忠臣義士正色立朝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揚子雲以書爲心畫於魯公信矣尤嗜書石
大幾咫尺小亦方寸蓋欲傳之遠也碑刻遺迹存者
最多而荒郊廢冢其出未已碑刻雖多而體制未嘗
一也益隨其所感之事所會之興善於書者可以觀
而知之故觀中興頌則閱偉發揚狀其功德之盛觀

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其承家之謹觀仙壇記則秀
穎超舉像其志氣之妙觀元次山銘則淳涵深厚見
其業履之純餘皆可以類考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鈎
如屈金戈如發弩縱橫有象低昂有態自羲獻以來
未有如公者也其真行絕妙所謂如長空遊絲蟲網
絡壁者吾於蔡明遠帖見之公正書及真行踰妙及
神草蓋有之矣恨未見也或曰公之於書殊少媚態
又似太露筋骨安得越虞褚而偶羲獻耶答曰公之
媚非不能耻而不爲也退之嘗云羲之俗書姿媚益
以爲痛耳求合流俗非公志也又其太露筋骨者蓋

欲不踵前蹟自成一家豈與前輩競其安貼妍冶哉
今所傳千福寺碑公少為武部員外時也適勁婉熟
已與歐虞徐沈晚筆相上下而魯公中興以後筆迹
迥與前異者豈非年彌高學愈精耶以此質之則公
於柔媚圓熟非不能也耻而不為也自秦行篆籀漢
用分隸字有義理法貴謹嚴魏晉而下始減損筆畫
以就字勢惟公合篆籀之義理得分隸之謹嚴放而
不流拘而不拙書之至也

張長史不書名避御嫌名也蘇州吳人也為人個儻閎達卓爾
不群所與遊者皆一時豪傑李白詩云楚人盡道張

其竒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郡伯皆顧盼四海雄俠
爭追隨太白竒士也稱君如此君之蘊蓄浩博可知
矣主荒政龐不見抽擢棲遲卑冗壯猷偉氣一寓於
毫牘間益如神蚪騰霄漢夏雲出高華逸勢竒狀莫
可窮測也雖庖丁之剗牛師曠之為樂扁鵲之已病
輪扁之斲輪手與神運藝從心得無以加於此矣又
其志一於書軒冕不能移貧賤不能屈浩然自得以
終其身嗚呼書之至者妙與道參技藝云乎哉善乎
韓子知君之志也嘗稱君曰喜焉草書怒焉草書窘
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

於草書焉。發之顧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華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萬物之變，可喜可愕，不寓於它，必於草書焉。發之故，其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韓子未嘗輕與人譽，君如此，信矣。今其殘札斷簡，摸鏤而傳者，見之使晁褫而心服也。君草書得神品，或云君授法於陸東之，嘗見公出擔夫爭路而入，又聞鼓吹而得筆法之意。後觀倡公孫舞，西河劍器而得其神，由是筆迹大進，益積慮於中，觸物以感之，則通達無方矣。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強以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初尉常熟，有老

叟陳牒，既判去，不數日復來，君怒而貴之，曰：汝何以細故屢擾官府也？叟曰：君筆迹奇妙，欲以藏篋竒耳，非有所論也。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君視之，曰：天下竒書也。自此益盡其法，以君之資，猶且博觀而後至，然則學固可以已乎？君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下筆愈竒，嘗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視之，自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以此呼張顛，嘗為金吾長史，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惟君無間言。傳其法者，崔邈、顏真卿、世或以十二意謂君，以傳顏者，事具墨池編是歟，非歟？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長史草書為三絕。

○李陽冰趙郡人好古善屬文嘗令當塗李白往依之
贈以詩曰落筆灑篆文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
色羅華星歷集賢學士晚為將作少監韓退之稱曰
李監是也陽冰篆品入神自秦李斯以倉頡史籀之
迹變而新之特製小篆備三才之用合萬物之變包
括古籀孕育分隸功已至矣歷兩漢魏晉至隋唐逾
千載學書者惟真草是攻窮英擷華浮采相尚而曾
不省其本根由是篆學中廢陽冰生於開元始學李
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李札墓誌精探小學得其淵
源遍觀前人遺跡以謂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

嘗歎曰天下之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
其以書為已任也如此當世議者皆傾伏之以為其
格峻其氣壯其法備又光大於秦斯矣蓋斯去古近
而易以習傳陽冰去古遠而難於獨立也雅好書石
魯公之碑陽冰多題其額觀其遺刻如太阿龍泉橫
倚寶匣華峯崧嶺新浴秋露不足喻其威光峭拔也
或謂之蒼頡後身嘗貽書李夫人願刻石作篆備書
六經立於明堂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
後無所損益是時四方亂離執政者以為迂而陽冰
之志不克就後之人將安師仰乎惜哉舒元輿嘗得

陽水真跡在六幅素上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
陷入屋壁霜畫炤著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飛去
且贊之曰斯去千年水生唐時水復去矣後來者誰
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自陽
水後雖餘風所激學者不墜然未有能企及之者初
絳州碧落尊像之背有篆文極奇古陽水見之歎美
服膺寢食其下不得影響大熱中以權權之猶有遺
迹唐人尤奇之或以為陳惟玉書或以為異人所刻
獨李漢以為李譔書漢之言誠然猶未敢必爾

妙品十六人

○唐太宗文武聖皇帝遇亂畧致太平雖古之聰明睿
智神武而不殺者無以尚也既即位購求天下名書
以充御府銳精臨寫特愛羲之首與虞世南褚遂良
論書法二人皆賢者也因其論書可以及政矣翰墨
所揮道勁妍逸鸞鳳飛翥虬龍騰躍妙之最者也帝
善用兵所向必摧破天下無事移其用兵之勇以見
於書則其書孰禦哉故嘗謂群臣曰吾平亂寇嘗親
擊其弱無不大潰蓋思其深也今吾臨古人書殊不
學形勢唯求其骨力骨力既得其形勢自生矣常書

真草於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道勁一時之絕又嘗因
賜宴操筆飛白諸公競以御手取之魏鄭公之薨帝
為文於碑且自書焉書雖功名之餘事然帝王能之
亦足以娛心意而取哀歡亦治世之盛美也貞觀二
十三年帝登遐年五十三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南出繼
其叔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世南穎醇謹外若
不勝衣而學術淵博論議特正無少阿徇其中抗烈
不可奪也故其為書氣秀色潤意和筆調然而內含
剛特謹守法度柔而莫賈如其為人雖歐虞同稱德

義乃出詢右初浮屠智永學逸少書精極名重於陳
世南從學焉盡其法而有以過之其隸行皆入妙品
太宗嘗與之論書言亦至於妙而稱世南為書翰之
絕此言諒矣及其卒也帝甚悼之手詔魏王泰曰世
南於我猶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
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無復人矣世南位祕書監
為弘文館學士爵永興縣公謚曰文懿

○顏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顏寢俊敏悟絕倫讀書
輒數行同盡博貫經史當陳隋之際士子盛於書學
詢師法逸少尤務勁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

數里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法其精如此傑出當世顯名唐初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雖戎狄亦慕其聲然觀其少時筆勢尚弱今廬山有西林道場碑是也及晚益壯體力完備奇巧間發益由學以致之九成宮碑溫大雅墓銘是也其正當纖濃得中剛勁不撓有正人執法面折廷諍之風至其點畫工妙意態精密無以尚之行書黝糾蟠屈如龍蛇振動戈戟森列自成一家八體盡能而飛白尤精今恨不及見也高祖微時數與遊既登位累擢給事中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

十五張懷瓘稱其飛白隸行草八妙小篆八能

○子通蚤孤母徐氏教以父書懼其惰常遺錢使市父遺迹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遂繼父名號大小歐陽體雖得詢之勁銳而意態不及也然亦可以臻妙品矣晚節自貴重以狸毛為筆履以兔毫管用象屏非是未嘗書也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雖以詔奪哀而籍橐居廬不廢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通與岑長倩以為不可死於酷吏嗚呼歐陽父子以風節學藝相繼為唐名臣美哉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散騎常侍亮之子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虞世南死太宗思之歎曰吾無與論書者矣魏鄭公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敢舛冒非無博學深究者誰足與是非數百年之舊迹哉其書多法或敦鍾公之體而古雅絕俗或師逸少之法而瘦硬有餘至章草之間婉美華麗皆妙品之尤者也後遷諫議大夫屢進儻言帝嘗曰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

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高宗立二賢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及二后廢立遂良固諫不從命貶虔州刺史歲餘卒嗚呼古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褚公有之

陸柬之吳郡人宰相元方之伯父虞永興之甥也臨學舅氏得其法遂以書顯家與歐褚齊名張懷瓘謂其隸行入妙草入能然隸行於今殆絕遺迹余嘗閱觀其草書氣古筆老如喬松倚壑野鶴盤空信乎名不虛得也官至太子司議郎元方子景融博士亦工書札時有高正臣者亦以書聞而不喜柬之書蓋銜

已長而忘公是歟

○徐嶠之字惟嶽會稽人父師道字太真少有至行不干仕進裴行儉總戎隴外辟之賓幕因授九隴尉非其志也弃官歸隱及終蓋曰文行先生賀知章為之作銘太真精於翰墨嶠之能承之以世名尤純孝積學狄梁公魏齊公姚梁公交辟之嘗面誦張易之而依佑五王迎立中宗不自以為功也歷趙湖洛州刺史卒於官正書入妙行書入能適媚有楷法姚崇母之墓湖州孝義寺碑皆合作者也嘗進書六體手詔答曰得進書甚可觀覽迴鸞顧鵲墜露凝雲雖古人臨

池懸帳之妙何以過此仍賜帛四十段以旌之子浩字季海授書法於父少而清勁隨肩褚薛晚益老重潛精義獻其正書可謂妙之又妙也八分真行皆入能嘗論書云鷹隼之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輩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也故浩之為書戢銳於內振華於外有君子之器焉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草隸相參皆為精絕識者評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為司空圖所寶愛又嘗著書譜一卷恨未見之唐之工書者多求其三

葉嗣名者惟徐氏云浩擢明經為肅宗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筆遺辭瞻敏而書法至精帝喜之又參太上皇誥冊寵絕一時代宗時會稽縣公出節度嶺南入為吏部侍郎坐事出明州別駕德宗初召授彭王傳進郡公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師謚曰定子峴又善工行草石曼卿得其石刻屢稱於人

釋懷素字藏真長沙人也自云得草書三昧始其臨學勤苦故筆填委作筆塚以瘞之嘗觀夏雲隨風變化頓有所悟遂至妙絕如壯士拔劍神彩動人顏公嘗有書云昔張長史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

之為也僕嘗謂之狂僧以狂繼顛孰為不可耶其為名流推與如此後有懷仁者居長安洪福寺模集右軍頗見精孰其徒有胡英効之亦以書勒石

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兵部尚書起之之弟也元和初擢進士第穆宗時以夏州書記入奏帝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迹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乃可為法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起之常寓書宰相曰家弟本志儒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王祝願徙散秩乃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翰

林書詔學士帝有求治之意而不能倚忠聖讒常便殿舉袂曰此三澣矣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其切直多類此累封河東郡公咸通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壽八十八公權博貫經術正書及行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蓋其法出於顏而加以道勁豐潤自名一家而不及顏之體局寬裕也雖驚鴻避弋飢鷹下韝不足以喻其鷲急云文宗嘗召與聯句他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為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坐前書紙

三番作真行草二體帝奇之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為得意凡公卿以書貺遺益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不復詰惟硯筆圖籍自鏤秘之

○沈傳師字子言蘇州吳人史館脩撰既濟之子也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入翰林次當拜承旨稱病固辭出觀察河南歷右承率江西以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

家而僚佐極一時之選正行書皆至妙品存於翠琰
爽快騫舉如許邁學仙骨輕神健飄飄然欲騰霄雲
○韓擇木當肅代世以八分得名是時韓雲卿以文顯
李陽水以篆顯擇木以八分顯天下欲銘其先人功
者不得此三人不稱三服杜子美云尚書韓擇木騎
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觀其迹雖不及漢魏之
奇偉要之莊重有古法而肯唱於天寶之間宜冥妙
品又如山東老儒雖姿字不至峻茂而嚴正可畏云
擇木嘗為右散騎常侍宰相李峴悟李輔國又爭崔
伯陽責太重帝怒黜峴蜀州時擇木入對帝曰峴欲

專權耶朕今黜之尚恨法大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
專權陛下寬之祇益盛德耳其正論如此後以太子
少保致

○徐鉉字鼎臣事李煜官御史大夫王師圍金陵來求
援師陳述懇至既復命隨煜入朝太祖詰之語不屈
卽蒙慰勞授率更令太宗時直學士院訓辭溫雅得
詔命體遷右散騎常侍坐事貶邠州刺史行軍司馬
卒年七十六騎省敏於文爲江表冠中朝士大夫皆
八推與之尤善篆入分精於字學蓋自陽水之後篆法
歸中絕而騎省於危亂之間能存其法歸遇真主字學

復興其爲功豈淺哉。初雖患骨力歉陽米，然其精熟
奇絕，點畫皆有法。及入朝，見嶧山摹本，自謂得師於
搜天人之際，搜求舊迹，焚擲畧盡，較其所得，可以及妙。
嘗被詔刊定許慎說文，今行于世。弟鎔得兄之學，而
名譽相上下。世號二徐。江南有五文兼者，篆體精勁，
其遺迹可寶。其後鄭文寶、查道、龔皆善隸篆，由騎省發
之後，皆爲顯人。又有李無惑者，同安人。太宗時翰林
待詔，深得陽米之法，適健端直，見稱於楊文公。吳浩
錢塘人，浩筆尤妙，世莫能偕。無惑常蓄藏之，詔人曰：
浩死當絕筆矣。無惑後爲參軍，字邑，歲當寄萬錢市。

大筆於浩

石延年字曼卿，其先幽州人，志氣豪邁，慕古文，奇節
偉行，而欲立非常之功。旣與世齟齬，於是嗜飲，以自
放。奇篇寶墨，多得於醉中。真一代之翰之雄也。少舉
進士，不中。初命奉職，久之，以太祝宰濟之金鄉，累擢
大理丞、通判海州，還爲祕書閣校理，遷中允。康定二
年卒，年四十八。上書請莊獻明肅遷政，言夏戎十事，
不報。已而元昊叛，左右正缺執政，欲以曼卿擬之。猶
覲其私請，然後奏曼卿。語人曰：吾少有志效國用，當
自結明主，以奮生平。又安能屑屑於相府乎。執政聞

之遂罷是時天子方用其言稍欲進顯以試其才而曼卿不幸病死可哀也已曼卿正書入妙品尤喜題壁不擇紙筆自然雄逸嘗穢舟于泗州之龜山寺借請題殿榜乃劇醉卷氈而書一揮而三榜成使善書者雖累旬月構思以爲之亦不能及也范文正誄之曰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實爲神物歐陽永叔嘗賦詩云曼卿于美真奇才久已零落埋黃埃子美生窮死愈貴殘章斷藁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鐵幹已剝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厭太華高崔嵬自從二子相繼沒山川氣象皆依摧二公之辭信

得其寶不假余評云

蘇舜卿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直集賢院耆之子也舉進士累遷大理評事范文正公薦之校理集賢有欲撼文正者以事劾之坐除名以湖州長史卒嘉祐中追復其官子美忠於功名雖在卑位數慷慨論朝廷大事皆人之所難言既廢遊吳以泉石自適善於歌詩發必造奇尤工行押草書皆入妙品殘章片簡傳寶天下如花繁上林月見淮水光彩浮動云兄舜元字才翁草隸卓爾不群但恨遺迹之少歷提點刑獄以卒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擢天聖八年第范文
正黜饒州余靖尹師魯歐陽永叔論救從貶君謨作
四賢詩以諷天下稱之爲慶歷初諫官遇事感激權
倖畏縮而上得與范韓杜富諸公革弊事以脩太平
其後又歷清近竭忠補過救唐子方留呂景初吳中
復馬遵上益嘉其賢再守泉州移福州重經術士禁
遭喪而破產者誅巫覡主病者絕蠱毒殺人者大變
其俗入總三司會英宗卽位昭陵復玉財用皆粹頌
而事給拜端明殿學士知杭州以便省親俄居憂病
卒年五十六君謨真行草皆優入妙品篤好博學卓

冠一時少務剛勁有氣勢晚歸於淳淡婉美詩云柳
柳威儀維德之隅可以况其書矣然頗自惜重不輕
爲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以爲寶仁宗深受其迹嘗書
曰御筆賜字君謨以寵之君謨作詩自書以謝御製
元舅隴西王碑文君謨書之及學士撰溫成皇后碑
又勅書之君謨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儒者之工
書所以自遊息焉而已豈若一枝夫役役哉古今能
自重其書者惟王獻之與君謨耳

